

陪你游甘孜

德格岳巴：花草的记忆

◎韩晓红

岳巴，藏语意为“下边”，地处麦宿之下，故名。古为德格土司所辖南部地，民国时期属麦宿村。位于麦曲河下游两岸，境内险峰突兀，生长冷杉、云杉、高山柏、白桦等树种。

岳巴是流动的吗？在我的视野里，俨然拥有一种强劲的流动感。那条麦曲河日夜不停地流淌，发出激昂的声响，把一个原本宁静的岳巴，渲染得热闹非凡。

当我临近岳巴的时候，眼前横躺着的就是麦曲河。河水湍急汹涌，河心有些呈绿白，不是溅起纯白色的浪花，即便到了冬季，河水也不会上冻成冰。

河对岸有一团团泛着黄色的树，那树的造型很是特别，一团一团的，宛如一个个硕大的鸟巢，颜色呈黄色，显然是画油画的最好色调。

我有些不舍地回望了河对岸的那一群树，心里想着一定要到这里来画油画。

离开麦曲河，很快就来到了岳巴。这是一个深蕴古意的高原小镇，说是小镇，其实就是乡政府的几幢平房。

天空有几片淡淡的云，在随心所欲地慢条斯理地游移，蔚蓝色便成了云朵的底色，显得深邃而澄静。有一群耐不住寂寞的鸟在天空中游戏，不时发出应山的鸣唱。

岳巴乡政府四周簇拥着我叫不出名的

植物，也有满眼的花草，尤其乡政府对的那一片平地，简直就是一片花海。很是浪漫潇洒，一群群喜鹊索性就在花丛里觅食，跳来跳去，轻松自如，淡定自如，丝毫没有恐惧感。真想走进花丛，又不舍投足，怕伤及这些清丽花草，又担心会惊扰了喜鹊们。

这时猛然浮现一群古代诗人，姗姗步入花丛草地，于是昔日吟诵过的诗句便跃然于脑海。

遥想那“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诗句不正眼前的真实写照吗？那位叱咤风云的曹操，竟然拥有这样的情怀，想必也是沉浸在这样的美景前发出的感慨吧。

宋朝那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也为后人留下名作《水调歌头·游览》一词，于是，我的情感便猛然跌入生动优美词中：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我的思绪便情不自禁地应和着这首词的情怀，黄庭坚一次普通的春游，一次普通的与溪山美丽的春景的艳遇，就引发了诗人

如此深沉的感触。遥想那情景交融的妥帖，那缓缓道来洋洋洒洒的节奏，那静穆平和的胸襟，那俯仰自得的浪漫，怎么就与岳巴这片草花林海如此雷同呢？不过，这位宋朝的老先生在词里所表现的内心的情怀，虽浸染着浓郁的时代特色，然而，其孤芳自赏、不肯媚世以求荣的品格，竟然借眼前的景致体现其超然尘外、游于物外的审美理想，实在令人折服，如此这般的豪纵气魄，把自己的感慨相融于景致，难怪得以令后世传诵。

感慨之余，我寻了一块山石，静静地坐下，黄庭坚老先生的词意依然萦绕于眼前：

碧绿的青草，诗人于春季来到武陵溪。放眼望去，潺潺流淌的溪水旁有无数鲜艳绽放的桃花，花丛中有黄鹂在嬉戏。诗人此时遥想着要穿过花丛去寻找人生出路，这时仿佛诗人的感情刚跌入消极失望中，竟然笔锋一转，他看到了白云深处，于是，情怀所致，意外地欣赏到了另一番景象：温馨的彩虹，耸然浩气。而当诗人情回人间之时，还有什么失落呢？漫步花深处，仅仅是露水湿了衣服。这就是精妙之所在，这就是真情之所至，无疑亦是志之所至。

一群喜鹊凌空，惊破了我的思绪，原来我已经来到软绵绵的花草中了。

新年愿望

◎张炎琴

新年的钟声轻轻敲响
愿望在心头悄悄滋长
孩子仰望星空，眼眸闪烁
渴望成为大人，展翅高飞

母亲手捧祈愿，低眉祈祷
愿孩子们无忧无虑，快乐成长
岁月的痕迹刻在脸上
却依旧温柔如初，守护着家

热恋的情侣相依相偎
许下永恒的誓言和期盼
愿爱情如初春花朵绽放
在岁月的长河中永不凋零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期盼
在新年的时刻默默许下
愿所有的愿望都能成真
让美好的未来与我们同行

故乡的新年

炊烟舞动，
新年的画卷
奶奶的窗花
红得鲜艳
父亲的对联
笔墨流连
我写下一个福
愿家人安康
弟弟的鞭炮
炸开新年的热闹
门上的灯笼
喜庆闪耀

厨房的香气
弥漫着家的味道
母亲的手艺
饺子甜糕的香
家人的笑声
温馨又欢闹
围坐的圆桌
满满的美食与欢笑
春晚的歌声
响彻在每一个角落

钟声响起
新年的脚步近了
烟花绽放
照亮夜空也照亮心愿
孩子的笑脸
新衣红包相映衬
幸福的模样
在记忆中定格成永恒
故乡的新年
岁岁如初见

江南的雪

◎斯水若愚

江南，是一方温婉的土地。纵然数九寒天，雪落地即化，也从未见过北方那种鹅毛大雪。有人说，江南没有雪，只有冬日里的飘零的落叶和短暂的薄冰。然而，只要细心的观察，就会发现，江南的雪，它轻盈、妙曼，如同江南的女子一般温柔。

雪，从高空悠然而下，轻轻的，慢慢的。初时它像揉碎的细绒，似有若无，随着风儿舞动的长袖，渐渐铺满大地。它不同于北方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江南的雪是细腻的、轻盈的，像是天空中的精灵，舞动着它们的翅膀，飘洒在这片鱼米水乡。

江南的雪是雨的灵魂，当冬日的雨滴凝结成冰晶，那便是雪的化身。它轻盈如烟，仿佛是天空中一抹云彩，被风儿轻轻吹落。它妙曼如舞，随着风的节奏，在空中翩翩起舞。它妩媚如花，每一片雪都像是经

过精雕细琢的艺术品，美得令人窒息。

当江南的雪轻轻洒落在地上，世界仿佛变得洁白无瑕。远处的山峰被雪覆盖，变得温柔而神秘；近处的湖面像一面镜子，四周镶嵌着洁白的花边，正给时光之神梳妆打扮。树上的冰晶、屋檐上的积雪，都像被赋予了生命的色彩，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

在这江南的雪中漫步，仿佛置身于一幅水墨画中。那飘落的雪花如同画中的笔触，轻轻点缀在大地之上。每一处景致都显得那么宁静、那么美好。你会感受到那雪花的轻盈、妙曼和妩媚，它们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鲁迅说：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它没有北方的那种豪迈与粗犷，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温婉与柔情。它

更像是一位江南的女子，风情万种、柔情似水。在它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那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的情。

在江南的雪中沉思，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你会想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也会想到“小桥流水、烟花万家”的江南韵味。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妙笔生花。

江南的雪是短暂的、易逝的。它不像北方的雪那样持久、厚重。然而正是这短暂的美丽、易逝的温柔，使得江南的雪更加珍贵、更加令人怀念。

每当冬日来临、雪花飘落时分，我都会走出户外追寻那江南的雪。它轻盈如烟、妙曼如舞、妩媚如花。它是江南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是人们心中的一份美好记忆。

今夜，又见江南雪！

夜半听雪

◎王新芳

夜半听雪，心境像雪花一样冷沁美艳。

白天的喧嚣不见了，宽广的生活像折扇一样收拢，把空间和时间都让给雪花。

潮湿、水灵、俊俏，千朵万朵，纷纷扬扬。带一腔孤傲，携一身寒香，如凌波嫦娥，御风而行。东西斜飞，上下乱舞。时急时缓，时大时小。闭上眼，听雪细细地舞，簌簌地落，楞楞地撞，婀娜婀娜，枝枝蔓蔓，就有了婉约的滋味。

此时听雪，自然是孤独的。但敬亭山的美，也只有独坐的人才能赏到。相较而言，雨太冲动，风太粗暴，雾太迷离。只有雪，是你的知己，是你的又一个灵魂。知冷知热，不招惹是非，如戏曲曲门，多情幽咽。苍古宁静，空灵而澄澈，如退潮之岸，到最后只剩一颗真心。

陡然想起许多事情。

雪，为单调乏味的冬天构建起一个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天地馈赠，怎忍辜负？明

天，一定要带刚一周岁半的小团团下楼，去看他人生的第一场雪。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大地苍茫，玉树琼枝。小狗撒欢，红梅方绽。让他踩雪，感受雪的软硬。让他摸摸雪，理解雪的温凉。让他拿着小铲子，把雪装进篮子。再给他拍一张雪景照，通红的小脸蛋在白雪的映衬下，多么可爱。

雪一来，这世间就华贵许多，诗意许多。多年前，我就是个愿意拥抱大雪的人。芦灯小坐，捧读《林冲夜奔》，人缩如猬，却豪气干云。红炉点雪，笔底烟花。想如孟浩然，骑着一头毛驴出发，踏雪寻梅，在琉璃世界中，分不清何谓雪，何谓梅。想如柳宗元，头戴斗笠，寒江独钓，哪怕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更渴望像唐朝诗人张岱那样，一叶扁舟，夜游湖心亭，偶遇两个来自杭州的旅客，三个人，两壶酒，举杯共饮，不觉天将明。

金农曾在画上题字，忽有斯人可想。不知何时，雪带来一缕乡愁。那个遥远的村庄，素

朴而亲切。年迈的父母在昏黄的灯下，加工着毛绒玩具。一团雪在核桃枝上待不住，“啪嗒”一声掉下来。偶尔，有一声狗吠，还有孩子的哭声。“吱呀”，谁家的门开了，迎接一个风雪归人。村庄和亲人一样，在一场又一场的大雪中，老的无声无息。记住这些故园旧事和亲人面孔，就等于记住了来时路。

想起雪的一切好，也必想起它的一些不好。白天下，晚上下，一下就是三两天。气温低到零下20度，雪厚成冰，积而不化。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成了严峻的考验。寒月里，夜色过早挂在城市与乡村的窗前。电车冰上行，一刹车就摔个仰八叉。开车慢了再慢，还差点撞到一个行人，翻到沟里。在机场，焦心的旅客还在等待晚点的飞机。为了生活奔忙，每个家庭里，都少不了牵挂的眼神。

雪落静寂，我在其中。在想象与现实间独游，人生的种种，都显得如此微妙。宛若一首初成的七绝，总会在某个拐角处，忽地涌现。